



松雪齋文集卷第七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于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狀若車蓋者曰車蓋山繇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場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踈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迤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砢葦蕖鳥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峯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越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

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從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山遠對微茫中突若慶奎王湖之水北流入于城中合茗水于城東北又北東入于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沂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舡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家清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沂水之上相鄉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為友其游泛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困商論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濱而處辟吾堂之南雷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衰也吾畏人者也余仰而聽俯而惑曰人之生也必有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爽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而而于子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娛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群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喜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而顏子為壽莫負於齊景而伯夷

為富萬鍾之祿君子或以為不足衮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以為否君子以為王畝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試為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于中者雖欲不言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踈悲則言慘憂則言寒恚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為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至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

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煖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意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簽事統選
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鴈口既成官有廨士有舍糗
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
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溥沱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
年當至元廿一年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群川湯流營居
水中士馬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
去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之士強馬蕃視昔
為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無坐食倉廩
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中營為樓凡數十楹
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壯麗去地百尺憑高遠望可
盡數十百里之外歲時推牛醜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
之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
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舍明與肅非政
令之善者迺名之曰明肅而求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
以扁其額方今
天子聖明四海之內晏然無桴鼓之警宿衛之士皆安生
樂業 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橐鞬簡車馬從乘輿巡
幸蒐獮出入神旗豹尾之間示不忘武備而已而諸公能
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
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入其營壘登斯樓見其行
事者乎可以知一時將帥之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
以說禮樂敦詩書為賢詩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
及然欲使士卒皆有尊君親上之心非是四者其孰與於
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為諸君勉

完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寸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士完州之境登進士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未為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為大也百年不為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君安仁完人也予往在江左識其人及予來燕謂予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為迂踈不切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為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為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為身脩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探討故實自天會訖于正大得三十有 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曾玄則其雲仍也盍思勉于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况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 今掾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 月 日

詔作林園于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且曰今可為朕春秋行幸駐驛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

醫尉慈址眺居庸峰巒翠嶺前包平原却倚絕崑山迴水滌
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
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

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
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
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
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
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

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
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
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
惟古之為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

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
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
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

輔

聖明位列三公息寇百辟而戰慄夙夜匪懈恒懼無
以報

聖天子之深恩近有 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
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況茲園池臺榭
之為不作於已而受于

天子且

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

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大雄寺佛閣記

關逢涪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址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哀人之施竭己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予竊嘉其志乃為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為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為期故能闢隘陋為高明化荆棘為岑樓繚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薦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莫者所成就為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為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竒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為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為之咨嗟歎

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
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肇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
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嘉至于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
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北有山曰妙高登茲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
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
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靈
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疢於是延
乾明寺居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
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
北者以方而言也既乃慶元賾永遠了敬紹勤為徒敬也

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
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
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
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
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々莊嚴咸詎其極最後作堂於
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
生而琤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
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亢貞
二年了敬乃携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
渡大河北走

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問公宣政院參議旦牙公引以見
大護國仁王寺膳八大師以其事上聞有

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彌圓覺大師已而
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

懿旨以其寺克位下焚脩道場度弟子出入

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祗亦大
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
公示孟頫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乃叙其事以為記了
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

國恩其徒亦宜泐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
無負

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箴
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
居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達寺其
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境
絕多壽木靈芝幽花上藥蒼蔚藿藜蒙籠夢迺於其上清
泠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之館而栖真之地也自
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故宋人築
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致矣已未江上之
侵兵既解而宮毀于盜冲隱大師封君大本與其徒思復
于古昔拾瓦礫除蕪莽度寸鳩工作而新之迺作妙應之
殿殿西南鄉為淵靜之居東為方丈殿南為天光之堂其
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為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
仙游之殿又南為通明之殿殿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

東亦為廡東廡之東為齋廚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
鍾其上樓東西面又為道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庭
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南為三門門東為化士之局
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為
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
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
不可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其其同其勞
封君既老戴君繼之宥後得法師羅君希紘其其成其終
繇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完
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養生
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至元丁亥孟頫奉
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于京師而又與予同邸舍居久之
以記為請不得辭乃叙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
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為心今議者不
得以迂濶而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
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
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
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
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于易也
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于山
中者蓋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
得優游消搖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
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
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澗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道
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為涇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
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于兵火張君全貞迺
改築于秀涇之南所謂南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
以為道院脫儒冠着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為事
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估中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
為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為栖士之舍其陽為迎仙
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為堤列樹松柏梅竹又南數十百步
有大朴數百年物作菴其下曰朴菴陂塘環縈林木蔽翳
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
始于至元丙戌廕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
自非聖賢莫不有所侵或侵於名或侵於利大有所求則
大侵小有所求則小侵恣恣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淡以
求自適雖未為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於
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想去豈不遠哉初松
江脩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
迎歸構殿以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
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翱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已而大
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強山僧靖達從吾遊道
張君之為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采其言以為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于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
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汔于今不絕吾妻

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伸字直夫侗儻尚義晚
節益自同喜意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
元廿六年歸于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
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余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
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
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
人救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
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
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為卜相其宜剏樓三間以祠公及
公之配周凡村竹甃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
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
食予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
公之靈營也哉書事于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
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大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定全公

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四鵬窠彊最先附遂
詔其主亦都護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
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效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
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搃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際天人
寄

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公而已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公祖父官
爵勲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為之文當
世祖時公為平章政事臣為兵部郎中趨走省闈識公為
舊承言論政知公為詳敢不祗奉

明詔公諱阿魯渾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畏吾兒也以
父字為全氏曾祖諱乞赤也奴亦納里妣可已竭失怙林
祖諱阿台薩理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
封趙國公謚端愿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乞台薩理
早受浮屠法於智全未利可吾坡地沙圓通辯悟當時咸
推讓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國夫人初通敏公從父自
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人已而被召留妻子北庭公兄弟

稍長奉母東求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三年公從
國師八思馬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
語

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
厯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携與俱歲餘
乞歸省師送之曰汝之學非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
拜耶勉事

聖君相泣而別比至關師已上書薦之

裕宗得召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至元二十年冬有二
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

上召通象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脫烈者言公可使立
召與語僧乃屈謝不如

上大悅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撒里蛮領之乃以公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進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為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登遐

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

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一年春

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于大都教祥里

第年六十三以是月

日葬城西南岡子原通敏公塋次

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為

世祖所知即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錄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稟既學者益眾及尚書省立相哥用事詔公貳政公固辭

上怒不許相哥政日橫引用群小以為腹心公弥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違又立徵理司徵

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

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為空相哥益怒數奏公沮格及相哥敗公一無所汙然猶坐累籍沒相哥臨刑吏以公為詰相哥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

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

裕聖皇后聞其庶正賜以金帛舜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

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迺受初

成宗在潛

世祖聖意已有所屬

成宗屢遣使召公公託疾不往及

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

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為棋具正欲

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

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焉

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矣於今殆無其比

左右或呼其名

上必怒責之曰汝何人敢稱其名耶公應事

兩朝餘二十年通昔未嘗安寢或一昔至再三召日居禁

中祇綸天下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言每一政出一令

下莫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辨而

上亦不疑及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言災祥

事預國休戚大不敬

上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公頓首曰臣不佞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實劉罪臣恐無復為陛下言者

上怒不已公力爭之乃得釋公所為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進者凡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常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娶郃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住資善大夫隆禧院使力學為政有父風曰久著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卒官曰買住早世女一適榮祿大夫徽政院副使也速孫男三曰普達荅里麻安僧女一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公始事

裕宗戰兢夙夜在公名聞

天子為

天子使一話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究天

人道通孔李保我

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衆生濟濟權臣怙勢群小並起皎然夫容出於泥滓

成宗當陽

帝貽孫謀惟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孔休其政孔脩物無不周義無不由

成宗賓天公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悲哲人之淚竹帛煌煌千載無媿繼述濟美褒榮斯備刻辭豐碑

用勸來商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康里公碑

粵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夔稷禹伊傅周召之為臣明良相逢道同德一天為之清地為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立泰平之基更數千載其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唯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躬神武之姿心仁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蓋將參堯舜而回三代然則有以道事君不絕不阿躋世於時雍若皋夔稷禹伊傅周召之為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不忽木自祖父海藍伯而上世為康里部大人海藍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遁去

大祖皇帝虜其全部以歸第十子燕真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后唯恭謹善為弓服事

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高麗美人名長姬姓金氏生五子次二為公公幼事

裕廟於東宮間因簡衛士子俾師贊善王恂恂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衡為國子祭酒公時年十二眉目秀美進退詳雅已如成人父知其非常輒請於

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學師事許公性強記日誦千餘言有問必及縉領許公亟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

之日時用字之曰用臣起家為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陞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屬因便宜發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兩入為吏工刑三部尚書桑哥得政公數與之爭事於

上前桑哥怒切齒於公使西域賈人詐為訟寃者遺公美珠一篋公却之已而知其謀出於桑哥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燕南公弟野理審班與徹里等間劾奏桑哥

上怒捕繫桑哥遣使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桑哥桑哥誅命公為丞相公讓太子詹事完澤是時

上春秋高

成宗將兵北方位彌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眾論自

定國家自安矣

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完澤為丞相而公平章政事桑哥時嘗官高下有定價上自

朝廷下至州縣緹紀大壞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

往往起為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桑哥弊政首召用舊

臣為桑哥所斥逐者尤重文學知名之士使更相薦舉雖

毫髮之善亦無所遺桑哥之黨唯忻都納速納丁蔑理王

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

繇是人情翕然悅服每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

至長吏為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參伍相驗無

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

上聞或賜空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

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內大治
世祖莫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
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譬右手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
今吾為右手左手非汝耶

上每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
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治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
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皇恐謝曰臣師見理
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
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

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

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

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生汝為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三
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也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
福也或上書謂征流求國及徵江南包銀有 詔集百官
議而行之公力請于

上為寢其事公以

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頗
缺而不講已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為規制使萬世
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
者至今為恨太尉伯顏受遺 詔立

成宗召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

成宗以公為

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
引古今復甚力

上聞之悚然雖已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公或以私意干政公輒拒不從繇是深以為怨會公以疾在告

上亦不豫久因構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為陝西省平章他日

聖體稍安惟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為欺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

上以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朝廷之政稍紊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為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事引咎自責流淚滿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為之患吏不知義

理言通一經一史試吏及勸

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科舉所改苛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夫妻妾不得證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完澤之後大臣中無可繼之者乃薦荅剌罕哈孫自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召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

武宗出鎮北邊百官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第獻所騎馬明年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蓋

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其客也

世祖知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故人之家無所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碾磨之類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于大德四年 月十七日年止四十又六

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吊是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
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城之民為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
得君而不滿居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
朝堂重輕十年

武宗追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
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夫人寇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
氏前卒生子回今為淮西廉訪使王氏生子巖今為集賢
待制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父贈光祿大夫上柱
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郡太夫人
世祖臨崩賜公辭一曰汝死持此來見我故公之薨與璧
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此銘曰大哉

有光

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一帝資良弼整我
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是儀薦學力行聖賢為師
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長天官天官唯時迺董考工百工
攸宜迺領司寇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叙無言不讐
帝所倚注銖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緇
朝廷是肅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證上風俗益厚當是
之時陰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熟成溥海內外於變時雍
匪公則賢維

帝任公昔在唐虞皋夔稷禹殷周之世伊早孔碩公之事
君動与道與此古名臣何以加諸
帝將上天曰對是授公今雖没在

帝左右王歲之西魏、高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
源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上四年孟頫自布衣裳

恩擢兵部郎中時負外郎程君天錫實為同僚以故知之
為詳君天姿樂易未嘗見愠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
人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避事
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近之孟頫自
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頫既外補君乃間居不復求
仕進徜徉閭里間自樂而已元貞元年孟頫蒙

恩召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視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
益知其所養者為不淺淺也一日謂孟頫曰禹圭家世居

蒲金末自蒲來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
上皆葬於蒲道里之遼遠譜牒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
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思所以
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以不泯哉知我者莫如子圖
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為我圖所以傳久遠者
孟頫識君且十年其交情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
狀叙而銘之按程氏其先蒲州人世以農為業曾祖諱浩
字浩然性機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舍農而工技藝之
精出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彥玉資剛
毅以佃僮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亡來居於
燕程氏之居燕自彥王始年八十三卒妣王氏考諱震字
伯威仕

聖朝為人匠打捕鷹房提管慨慷不拘小節既老乃謝事
年八十三卒歲庚戌提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
外三里莊以葬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

御道是歲八月程君乃改卜於看丹造吉村之原自曾祖
而下三世皆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衆爭取先代賢臣
名士高官大爵者冒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誣其祖之為過
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亦可謂淳實
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至程君起家為
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
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書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意
其上世積德之厚故天之報施若是耶其餘慶蓋未艾也
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冲霄銘曰

惟允貞元年歲在乙未七月

朔

日 作程氏先

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于蒲阪
聖允割金爰徙剡丘既富壽昌看丹造吉實為燕程始祖
之藏施于後人其子二孫二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元復初製序

亾、往古得姓維均孰匪善積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
昊世裔孫封殷以采為氏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益顯
位于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金居汴入

允徙霸卒葬盧師為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弼亮贊
襄亥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啓土宇土宇既啓再世維公孰
匪象賢其先克封盧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及
檜曰昭曰穆叙葬于斯子二孫 幸來孝思維孝維忠天

監不遠我作銘詩百世其勸

松雪齋文集卷第七

松雪齋文集卷第八

碑銘

蔚州楊氏先塋碑銘

中順大夫晉寧路治中楊侯既葬其曾祖以下三世于蔚州將立石墓左而蔚故不產佳石有告之者曰永寧口有石天成如龜趺高三尺廣四尺其長倍高輦致之夜有大聲三若自龜出者又有告者曰去石龜三里許有石如碑高廣與龜稱渡輦致之及門霾霧昏塞碑作大聲躍于地前行三十有二尺侯求余為文將刻諸石為余言如此余蓋疑之已而得蔚父老之言於宣德府者為之歎曰鬼神之相之也其有以哉於是復徵其行事得叅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為平定知州時德政碑言賣應本均課程收

皮草興碾磑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又得榆關岳
蕃及同知武州事揚述所為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
溝却湫以通亂柳導盤纏河以貫裴村凡水之利無遺力
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為民倡故雖功大力
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蓋
侯性朴質彊力絕人有可以利民者不啻若嗜欲使侯得
居大官其所建豈止於是哉宜鬼神報之以龜石云侯名
贊蔚州人年十一給事馬驛馬肥好十六歲祖母代之還
家為農稍長右三部俾領三千人採木作大都城門時至
元四年也俄佩銀符見

世祖皇帝于廣寒殿授蔚州採木同提舉十六年佩金符
凡四為採木提舉由奉訓大夫改奉直大夫泰安州萊蕪
等處鈇冶提舉尋知嵐州平安州

皇太后幸五臺以侯為中順大夫知宣德府仍領採木之
役特賜鈔二千五百貫貂裘一至大二年除晉寧路治中
今七十六矣上下馬如少年真奇士哉曾祖諱德清儒而
不仕祖諱萬從大師國王為副元帥佩銀符父諱伯榮亦
不仕葬以其年某月某日立石以其年某月某日墓在蔚
州麥子疇銘曰

至頌者石冥然無知無喙而鳴無脛而馳也、之中有物
使之信哉揚侯言不吾欺興事利民甚於渴飢孰謂鬼神
能報厥施彼牧民者鮮克是思剝下為利徼幸已私天則
不佑雖盛必墮於維揚侯先聲在茲若祖若考英靈攸綏
有龜自至負是豐碑千有百年視此刻詩

趙君謙甫墓碣

趙君諱受益字謙甫祖諱友妣鄭氏考諱成妣鄭氏由祖
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逃難
來濟南卒葬廕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為郡
人焉君自弱冠習文法書數任事不避艱劇當官者以為
能吏省部八舉居會計之職未嘗不課最性慷慨倜儻不
事羈束初吳人黃清卿在俘囚中君憐其才傾囊贖之以
歸使子姪輩從學待以師禮黃一旦有南歸之思君厚贖
之且令人送達其家爾後游宦江左數年視他人所好子
女三帛奔若涕洟唯收書數千卷而已觀斯二者可以知
其為人至元癸巳四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
有九娶宋氏濟南名族是歲七月十九日亦卒享年五十
有七子二人伯曰允禎中曰允溥孫男二人曰芝曰蘭允
禎等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君夫人于十里河之先塋禮
也既葬允禎等介道士張君來謁余文將刻石墓左以傳
不朽予聞張君言允禎勤讀書允溥為吏廉謹鄉黨皆以
為善人又嘉其勤懇有不死其先君之意風俗之衰
久矣二子乃能若是予何可固辭也哉嗚呼高官尊位未
必皆賢卑位小官未必皆不肖若趙君者亦可謂非碌碌
之士其不至於貴達則命也後之攬者以予言為信雖數
千百載當勿毀焉

杜氏新塋之碑

杜氏之先曰唐相萊園成公如晦其賢天下莫不聞其言
行官爵載在唐史雖不言可知也按公傳京兆杜陵人黃

巢之亂子孫有自杜陵徙鳳翔者居鳳翔號縣歷五季而
宋而金其墳皆在號其世次隱顯自曾祖而上皆不可得
而詳焉杜諱松金末仕為乾州節度使儀韓雄偉以勇略
聞金亡與其子自號徙汴自汴徙鎮又徙燕遂留居之壬
子歲十二月八日疾終享年七十祖妣張氏先卒葬于號
繼室王氏後君一年卒考諱茂字先祖張出也年十六以
節度府君蔭入宿衛十八從父避兵于燕險阻艱難中克
盡孝道父喪棄麻薦奠皆有禮人稱其孝不求仕進善治
生遂致富饒節度府君之卒以先塋之在號也有歸葬之
望故塋有關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既而以居燕之久且去
號數千里願終不能歸葬于號乃卜地于燕都之南大興
縣西宜遷村塋魯祖衣冠以為杜氏新塋杜氏之新塋自
節度府君始實中統九年八月一日也祖妣張氏先葬號
至是復以衣冠與王氏合塋焉至元九年五月五日茂以
疾卒年六十四娶完顏氏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卒再
娶王氏廿八年六月廿二日卒子男三人皆王出長曰大
川字伯林為人以義自處居家孝友嘗為河間西汉股鹽
場管勾奉公盡職鹽司將舉之以母老固辭至元二十四
年二月十七日卒年三十九娶轉運使周君女事舅姑有
道內外無間言良人卒誓不再嫁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卒
二子曰大興字伯榮乞文於余者也曰守智字善父天資
明敏方有志于善至元廿四年六月不幸早卒自考以下
皆以昭穆塋新塋禮也元貞元年孟頫蒙
恩召至都下耶律公希光為孟頫言吾同里有杜伯榮者

重庶績密務實去華事父兄孝且弟篋中有券約百紙皆其父以贖貸人者曰此吾父積德之惠何用徵為悉火之里中有貧者輒賑其乏壯未有室者輒助之娶至有藉杜氏餘力以致富者伯榮終不以為已德也事寡嫂甚謹數年足不升於堂春秋家燕見輒設拜或問之曰惟禮可以別男女吾兄既早世吾事吾嫂不敢耆老欲聞有司乞旌表其門閭者伯榮止之曰此亦盡其在我者而已何必示耶伯榮之為人如此一日與偕來謁曰自先人卜新塋於都南大興生四十年雖歲時丘釐不敢廢祭掃之職而墓石未立恐久遂泯滅後嗣無以知先世所自出又無以尋祖考徙燕之所由來大興敢再拜以請幸夫子為文以銘之余謝不敏大興請至再余既嘉其行義重以耶律公之命不復固辭乃因其行狀叙而銘之大興娶李氏有子曰銘慶以斯文名之也銘曰

蕩、古今迭盛迭衰大賢之後亦或中微維杜成公作相貞觀功業烜然唐史有傳厥後徙號自號徂燕豈祖是忘因時而遷燕山之居亦既三世宅坻既安昭穆曷紀其宅伊何宜遷之村其紀伊何自祖及孫自祖及孫富而有禮天福善人其昌其熾我作銘詩刻諸墜珉後嗣傳之千載不泯

故成都路防城軍民總管李公墓誌銘

公諱昱字仲明太原榆次人曾大父彥大父溫父懋河東宣撫檢察使妣張氏繼蒲察氏生二子公其伯也自少小勤於問學尤有得於易既長從事行省郝公墓下戊午授

公太原路奧魯萬戶中統庚申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即位公時扈從上都命公與近臣也速答同管軍器監事至元丙寅也速答行中書省于四川辟公行中書省員外郎時四川未全附公居幕府會金穀調軍食轉輸供給未嘗乏絕至於決策制勝公力居多壬申改授東川順慶等路宣課大使公長於規畫民不擾而事集甲戌行省拜公樞密副使行樞密院事分道攻嘉定行省公曰大軍既出成都乃四川根本若守非其人慮有肘腋之虞僉以公為可任行省公笑曰吾意正在此人於是公為成都路防城總管通管軍民事公鞠躬盡瘁知無不為民賴以安乙亥冬十二月二日以疾卒於成都駟馬橋之寓舍嗚呼哀哉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八越五日殯於萬里橋之南羅村公卒之前一日神色如平時忽召從行親友悉與訣別眾皆驚曰公神氣強盛安得此不祥之語公曰死生常事耳何諱耶呼諸子付以後事且戒之曰毋隨俗誼諱母厚塋具夜將半命其子偁讀大學中庸數過奄然而逝時有鄉人王小五者自太原走蜀未至成都二百里羅江縣北十里許道逢公止王素識公問公將安之公曰吾徃直北囑以家事甚悉王至成都詣家道所以計日正公卒之日也時人咸驚以為神娶仇氏先公十六年卒繼室韓氏後公十日卒皆母儀婦道見稱親黨戊子七月二日始克歸塋于太原井谷村之先塋二夫人祔殉以凡器從治命也公豁達剛敏善謀斷有度量好賓客尚氣義字民以寬治軍以律理財以道

既歿之後蜀人思之至今初公之從事行省郝公幕府郝公待公厚及郝公卒其幼子天挺甫數歲公曰吾有女年相若也他日當妻之中統癸亥公以事寓燕貽書家人曰郝公之子吾嘗許以長女妻之今其時矣當即成昏家人莫敢違人服其信義子男四人曰佐麓川路教授曰仔東莞鹽司管勾曰侗集賢侍讀學士曰侗龍興路富州同知女三人孫男三人孫女九人既葬公之八年當元貞元年

孟頫蒙

恩召至

關下公升子集賢學士侗以孟頫往年嘗為同僚語孟頫曰侗之先君既葬八年而墓銘未備侗為此懼敢狀其行事以請孟頫辭至再不獲敬叙而繫以銘銘曰

凜、李公人中之英因時用武奮身成名給餉理財婉畫幕府以戰則勝以守則固魯未半言遽爾隕傾豈伊松柏蒲柳同零天畀公寸百未一試稍假以年何所不至天既生之復遽奪之厥理茫昧所不可知公之英靈驚動行路死而不亡信哉斯語井谷之原是為公藏刻茲貞石俾後勿忘

大元故嘉議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姜公

墓誌銘

公諱殘字文卿姓姜氏萊陽縣人自太公封於齊諸姜皆其後也曾祖而上譜牒已不可考祖諱某以財雄鄉里好周人之急偶歲凶作糜粥以食飢者賴以全活甚眾里中稱為善人考諱椿質直尚志金末盜賊蜂起避楊安兒亂

來水寨依張侯以居娶臨邑魏氏生公時兵後大疫因之
饑饉死者相枕藉公隨考妣東西奔走若有相之者竟免
于難稍長從李雄飛學直資穎悟出他兒右日誦數百言
過口不忘張侯來濟南披荆棘立官府公因侍父至府幕
幕僚魏君愛其才留之幕下積一二年凡簿書會計之事
問輒能答不差毫釐張侯賞異之由府吏升充左右司知
事屬大數戶口俾公公領一路訖事遷左右司郎中府中
賴公裨益視他鎮常課最斷事官就遣公赴

關奏割陵州等五城俾張侯通行撫治從之還升參議府
事中統三年公佐張侯之嗣入朝首言益都李璿反狀已
露宜先發以制之未報明年李璿反諸郡素不為兵備璿
引勁卒數萬長驅罷濟南據之公弃父母妻子脫身走後
嗣侯招集散亡迎哈必赤王軍為收復計日夜親矢石築
長圍環城璿不得出外又絕其援兵秋七月捕得反者言
城中食且盡人將相食時嗣侯被

旨招安益都命公留後公料城下在旦夕昏夜求見王計
事言濟南城且破大王宜早定計命大將分守城門勿令
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王曰汝解陰陽耶公曰雖不深
曉陰陽人事固可見也王曰子未生先乞名耶公曰今城
中無糧金城亦不能守况先奉

聖旨明言李璿一身造惡官吏百姓何辜若不及今定計
城破之日千軍萬馬中欲見大王豈可得耶縱得見豈能
細陳耶事無大於此亦無急於此者唯大王留意王曰然
詰旦會諸將議是夜五鼓將盡軍候報城西門賊軍五六

百人出降王上馬鳴金鼓親往諭之皆解甲投器仗黎明南門東門俱降無慮五六千人公又言乞勿縱兵王遂命大將分守東南西三門禁外軍一人一騎無敢入城者城既降李璫自投水中不死捕得斬之梟首軍門事遂定城中按堵如故嗣侯至自益都以公功多奏干

朝授大都督府參議會

朝廷行遷轉法授公知濱州濱民罹苛政久戶口凋耗田萊多荒往為行營軍馬占為牧地懼不敢墾而有桑棗者又縱羊馬踐食之殊不聊生公為申省差斷事官其不撥草地民地封土為畔豪奪不得行縱軍為擾民擇其尤不法者杖數人民始得安設賞罰課民栽桑歲餘新桑遍野人呼曰太守桑且歌曰田野桑麻一倍增昔無粗麻今續續太守之德如景星未終任以事赴部其民扶老携幼遮道馬為之不行俄授東平路總管府判官至元五年御史臺新立選才堪御史者公首在選中馳驛赴

闕御史大夫引見廣寒殿

天顏喜賜食殿上拜治書侍御史劄稜疾惡不避權貴在任七年用御史大夫薦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佩金虎符改信州路總管以疾不赴尋改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移河東山西道久之拜行臺御史中丞暴官汙吏聞風而草者甚衆江左陰受其賜再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居三載得告歸里積官至嘉議大夫公生於兵間長能自樹立好讀書為吏有能聲而又及從元裕之杜仲梁諸老游以文雅飾吏事故其風流豈弟為世所稱屢任風

憲之職能以片言折姦邪之萌輅車所至官吏皆敬憚不敢為惡既謝事閑居課子孫藝花種竹小車時往來飲酒自娛童顏蒼鬚無衰老之態孰謂公遽以微疾不起耶公生於戊寅至元癸巳某月日卒於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夫人侯氏先公三十年卒子男四人長曰迪吉次曰從吉次曰呂次曰璞將以五月庚申葬公於龍窩莊白馬山之原以夫人侯氏柩禮也迪吉等叙公之行事涕泣再拜請銘於余余居吳興聞公石甚久及來濟南猶及一再見公于堂公既卒而不為之銘情若泊然遂不敢固辭而銘之銘曰

姜氏之源出于太公齊失其國散居于東萊水之陽爰有苗裔來之濟陽以避其地天相陰德乃生令人險阻艱難揚名立身吏事既敏又服軍旅人一已十允文且武討叛完城厥功居多誰謂儒生不能荷戈弁諸公朝出守渤海龍遂之政尚友千載歲：身冠兩登憲臺巡按四方姦宄為衰既老而閑以道出處優游卒歲五福備具蒼鬚朱顏謂可百年胡為遽尔以疾終焉龍窩之原實維公宅也
來世尚視茲石

田氏賢母之碑

禮部主事田衍母李氏諱慶雲慶陽府合水縣人其先出唐薛王考諱無黨登金貞祐二年進士第官京東道司農丞妣向氏母天資淋明無世俗兒女習司農府君以官事來汴京與監察御史田君同僚以母歸御史之子鄆德府君某御史室鴈門郡夫人揚治家嚴母事之盡禮未嘗違

顏色王辰之兵司農府君舉家走宋田氏崎嶇兵間北度
河來洛居高牟村兵火後家益單鄣德府君從事於相性
疎財不事生產母手織紝以儉約取給奉御史甘旨無乏
二子曰浚字師顏曰衍字師孟浚既長從事河間府君自
相就養母躬授衍書會

朝廷分遣學士周砥簡汰儒藉毋命衍肄科舉凡例一月
試中得免編戶府君卒河間母携衍奔喪陰服歸相而浚
又卒於河間母痛之因得疾疾病抱衍謂曰人孰不畏死
然死竟不可逃我所以忍死有言者欲令汝知吾心耳我
年十六歸汝家事尊撫幼凡四世艱險靡不更李氏南矣
起汝家者屬在浚浚又早卒吾二姓不泯於後貴盡在汝
汝勉之吾死且瞑衍既免喪徒步來京師折節為中書小
吏再明年由刑部令史升御史臺中書省掾今為禮部主
事師孟能自樹立為時名士母之力也嗚呼母誠賢矣哉
始余至京師與師孟相聞一日遇諸途師孟前跪曰君非
子昂乎余曰子謂誰曰田衍也余曰子何自知為余曰衍
聞諸鮮于伯幾趙子昂神情簡遠若神仙中人衍客京師
數年未嘗見若人非君其誰遂相與莫逆至于今 十年
矣海內言善交者必曰田趙師孟以斯文屬余宜而余亦
宜為斯文乃書本末刻石墓左用昭示于來世

先侍郎阡表

府君諱與善字中父胄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至
府君皆家吳興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為府君曾王
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為府君王父其世次歷

官語在宋史蔡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為府君王考妣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陰補官初調饒州司戶參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姚運鹽辟兼浙西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縣以治景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大宗正丞出知嘉興府治為諸郡京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寶祐九年赴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差主管建康府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則賦淮東軍馬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升太府卿六年除祕閣脩撰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令所刪脩官十二月除右文殿脩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年四月升集英殿脩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差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四年九月起知平江府兼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顯謨閣待制召拜兩浙轉運使除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理宗徂落度

宗踐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咸淳九年
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三日也烏乎痛哉
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百匹以緦贈銀青光
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夫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
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
十五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人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孟頷
孟顥孟頫孟顛孟顛將仕佐郎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顥奉
議大夫滄鹽使孟頴奉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顥承務郎同
知南劍州餘皆嘗仕宋而頴頵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頵
適沈昌言孟鼎適史周卿孟允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
良適翰林直學士張伯淳孟家適韓巽父孟比適印直傳
孟益適南雄路提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
豫適沈光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既未嫁而天孫男廿四
人孫女廿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
州烏程縣澄靜鄉聶村越十一年墓毀于盜至元庚辰改
卜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踈秀襟
度洒落不葳怒蓄怒性好學躬布衣韋帶之行不任治劇
而為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乃更
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誄之曰府君於時為
循吏於朝為名卿於國為信厚公族世以為知言府君沒
十二年而宋歸元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
恩召至

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
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

頰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焉之計而又拜
汾州之

命恐遂失墜泯沒乃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
德元年十二月 日不肖孤孟頰述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自吳興
來遊吳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水之陽因卜居
烏魯祖新祖允祥皆不仕考德明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
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至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

天兵渡江用歸附功授將仕佐郎嘉興縣主簿嘉興當孔
道地陋而民瘠方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無慮以十
數科調繇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率一以寬恤為事情愉

色孚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朴一不施而事集兵後田
荒多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尉缺員府君
兼攝尉事設方略治盜盜是用弭縣有疑獄久不決府君
廉得其實一日命取經吾羅積水中得枯骸寃乃得白民
驚異以為神吏斲無所容囚瘐死者眾府君具湯藥饘粥
以給之多所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子稱之考滿上官咸

瘦音與漢律囚以
寒死曰瘐漢宣帝
詔瘐死獄中

薦其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與父老相過
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為笑樂無復仕進意大德五年夏
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異平時至易篲氣雖微而神不亂
撫其子斗允曰吾大期至矣遽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
八月十九日卒於辛丑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
氏泚德儉行親黨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

先府君卒數月已抱疾府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斗亢也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孫女三人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者扶持賑恤無厭憚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然自處澹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喪畢將卜宅以葬而斗亢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考妣之柩葬任水南之乾山伏其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一日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戲言愷容益恂恂信實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石耶既辭不獲乃叙其行事而銘之

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善慶鐘其家既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其惠頌聲載馳吏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餒囚野無廢田枯骨蒙仁獲伸其冤凡今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下既仕而歸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古謂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實享之任南乾山卜云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泚松柏蕭、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余既銘嘉興主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庭瑞為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即死將以先考

之樞同日附祖考妣之域雅先生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忍不為銘君諱斗九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素饒財而用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所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而去以漕海勞績佩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間畢力幹蠶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養志故也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為一編錄諸木墨本以施人欲使見聞者勸於為孝可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喪盡禮忽苦乏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於己未四月二十七日卒於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也女三人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君之柩附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者布在方冊孰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教之又躬履之弃官歸養朝娛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嗇其報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為之悲有子克家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有亢故徵士王公墓志銘

公諱泰來字復亢姓王氏其先大名人宋三槐文正公之後五世祖諱述太常少卿避靖康難徙家江南曾祖諱煥之右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妣張氏祖諱雋卿承直郎泉州德化縣令妣印氏繼顧氏夏氏父諱奎風容韶亮好

為神仙方術自號蟾谷真士嘗著蟾谷祛疑貫靈篇行于世初太常公家金陵後又徙嘉興之華亭故為華亭人蟾谷公在宋嘉定寶慶間屢有薦于朝者一再徵不起一旦無疾卒先是一月徧告諸所與善者曰不踰月吾將頤化矣至期日沐浴冠裳而卒人咸異焉姓張氏實生公公蚤穎悟能念先跡遂世其學訪大道若膏欲奮不顧去人地遠迹意所領會雜能旁魄不名一行雖時日小數學必精詣始習舉子業由鄉舉貢太學既而曰是不足為弃去放浪江湖間跂足甚高神襜其辭所至人爭遮致之尚書陳公存叅政文公及翁太常馮公去非皆為布衣交中書盧公鉞出帥江西延致幕下師事之未幾又弃去歸故里閉門絕不與人事至元十五年冬

世祖皇帝遣使中外廣延茂士於是浙西宣慰使游公首薦公公以疾辭明年春

上再命御史中丞崔公趣徵上道又辭不起二十三年春侍御史程公鉅夫中書通事舍人帖木兒不花奉

旨顯名兩人其一人儒學提舉葉李遂与偕見上驩甚館於集賢院

上時召見公必有意可否事公持正無轉辭引與坐深語薄夜半即御所饌食賜之命中使及衛士秉炬前導以歸以為常歲中葉公拜尚書左丞將授公以官時與葉公議語一不慝竟拂袖起曰無辱我於是力乞歸得告翰林集賢諸老與時之煜于朝者咸賦詩餞之還居錢唐自號月友處士二十九年春

上命今丞相高公征爪哇遣使召公為輔行

命下平章政事阿魯渾撒里公為請以老病免資好遊遇

佳山水竟日終歲弗忍去風雨之時寒暑之叙日月啓明

乎西東坤乾象法於崇庫與萬物之飛潛動植呈妍摘詭

數洩度隱凡精神所及一寫於詩濯去俗累曠然作不

經人道語公蚤以詩鳴寶祐開慶間有集行於時中書盧

公為之叙引至是裒益賦詠銘贊雜著得凡若干卷藏于

家其遊情物表發興天倪蓋世所不能羈者一時南北人

士彌稱知道者皆執弟子禮性剛狷不為縛紕又不為商

宇鬼瑣之行與人交稍有乖於義無親疎貴賤廣坐稠人

間輒面媿不少借狼狽自感一無所儼恁以故拓落於時

而人亦罕得傳其所學獨留江西時有周頊者宋丞相益

國公之裔躬拜公受學後竟不知所終里人至今相傳以

為得仙去公平生少疾一日疾致滄熱心痛體煩食輒衰

越翼日召其子一初曰由乎中者吾心之清明也濁明者

乃其外也吾白道而幽翳者也吾之身天不能亡地不能

藏顧未能視去不緊如脫躡耳以至於此是吾疾病矣急為

我備其時郡貳車焦侯來問疾尚相與校其所蘊去未幾

時輒具盥浴已索紙書偈曰耳眼口鼻俱是病根無出無

八與天長存書畢輪左手指曰時可矣語絕而逝時大暑

三日而斂深衣幅巾色理柔潤照映如生公生于宋端平

三年丙申二月七日至大元年戊申五月二十九日卒享

年七十有三娶何氏先公三十五年卒生男二人曰曉曰

一初又徐氏生女三人孫男二人孫女一人公沒之十有

緝尊上聲恭敬也

張俗很字很与很同

下態切痕聲很及也

不聽從也漢宋義曰很始

其倫恁同作

半二愈字愈不進

傲者擬曲禮擬人必以

五日二子用公治命後軋毒道閣維十以 年 月 日
奉公遺骨葬西湖茅家步積慶山之陽書乞銘孟頫從先
生遊甚久頃仕杭三年無日不來雖極寒酷暑不廢相與
談連日夜殆有意引之於道蓋嘗竊聞微言者也先生沒
非孟頫誰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若先生之於道
蓋深知而未詣者也矯、先生出處進退與道周旋動而
無悔白首衡門消搖卒歲人見其死不死者在嗚呼千歲
之下積慶之山常有白鶴飛來還呼其子孫而語之猶旦
莫之間也

任升實墓志銘

余十年前至杭故人大梁張君錫以上虞蘭亭山寺碑求
之哉君錫曰是四明任升實之文也余始聞升實蓋多寐思
見之數年升實自四明來杭余始識升實顏貌朴野與余
言甚契自是相與為友而宗陽杜宗師館之於宮教授弟
子常數十人雖授徒以為食而文日大以肆近遠求文以
刻碑碣者殆無日虛蓋升實之於文沉厚正大一以理為
主不作虛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
余敬之愛之豈意其遽止於斯也君諱士林字升實姓任
氏其先蜀綿竹人少師希夷之後八世祖來居慶元之奉
化又再世而徙居埼山曾祖秩然祖處恭父果德君幼穎
秀六歲能屬文大父奇之口授古文百餘篇經耳不忘父
喪廬墓下讀書其中凡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鄉子弟

多從之學縣令丁君招致之加禮庶訪完顏公深所敬慕
俾經理文公書院既落成有司以為然乃命教諭上虞蓋
作蘭亭山記時也後乃講道會稽授徒錢唐至大初中書
左丞郝公以事至杭聞君父名舉之行省僅得湖州安定
書院山長而長子耒疾久不差君念之鬱鬱不樂俄亦得
嘔疾竟卒於杭州客舍有句章文集論語指要中易箴于
家君生於癸丑八月戊申卒於至大己酉七月己亥年五
十有七娶王氏子男三人長耒也不幸亦卒耒同女一人
環娘將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奉化松林鄉雷公山祖
墓之域耒與君之弟子嚴陵方某拜余雪水之上涕泣請
銘其墓石余深悲耒實之不幸既吊其子相鄉而哭尚忍
辭為銘銘曰

嗚呼天之生耒實既厚其子又博其學父鳴一時道泮後
覺魚目不見用粗展其略院躬坎壈一病不藥木折于山玉
碎于璞行道之人亦為嗟石歸墓松鄉耒也同城文塚在
茲過者必式

義士吳公墓銘

君諱森字君茂姓吳氏其先汝南人曾大父諱堅妣朱氏
大父諱寔仕宋為進義校尉水軍正將始寓建康之龍灣
妣潘氏父諱澤承信郎移戍盱眙事淮東帥李公曾伯李
公歸嘉禾遂與偕來樂武塘風土饒沃因定居焉妣沈氏
李公移鎮沿海制置使司准備差遣至元辛巳征東省右
丞范文虎與承信府君在李公幕府有舊故舉君為管軍
千戶師還隸高郵萬戶府移屯揚州告聞得請澹然家居

性雅素好禮而尚義喜怒不見於面無聲色之娛唯嗜古
名畫購之千金不惜延師教子捐腴田二頃建義塾以泐
鄉里子弟勸佛宇以便雲水前後甃衢路數千百丈索橋
鑿井死施棺病施藥凡周急之事不問親疎樂與無倦人
以厚德稱之至大庠成庶訪司以名聞于

朝表其門曰義士晚自彌靜心益留意內典與二三高僧
為友疾病遺令家人毋厚緘毋過哀泣種戶逋米三千餘
石悉免之臨終神識不撓從容而逝生淳祐庚戌六月癸
亥卒皇慶癸丑五月己酉享年六十四初贅費氏早卒再
贅陳氏男四人漢英漢賢漢傑漢臣女四人孫男八人漢
英等十以九月丙午奉柩塋所居西北三里麟瑞鄉之原
以余嘗與其父遊深知其為人 不遠數千里書來京師求

銘不可辭乃為銘曰

嗚呼孰有為善其後弗昌者乎觀義士之行事可謂積善
者矣則子孫之蕃昌其可必也夫

松雪齋文集卷第九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
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封
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吳
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夫人考諱與訔贈昭文館大
學士護軍吳興郡公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十三日孟
頫被

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

制書告于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
歎美湛恩汪濊罔間殛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

爲延十二月甲子立石于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
聖天子丕顯成命銘曰

惟皇慶元

聖以孝治恩及臣先爰立定制賴不肖孤敢曰膚敏昔被
詔徵旋躋巖近通班集賢入侍講席異數特加儒榮備極
龍光遠施式符先德我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姓咸被
褒崇予告還歸推家南騫虔奉

制書告于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牲黍稷馨香肴核維旅
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效之思罔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
是樹歸然墓門用侈殊遇人臣之榮

天子之仁何千萬年厥聲弗泯

田師孟墓誌銘

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最深相與無間然莫師
孟若余往年歸江南與師孟契闊至大中蒙

召命道見於長蘆甚歡余請告歸為先人立碑復

召至京師師孟自山東使還則已有疾嗚呼余何意哭師
孟哉有事輒余商有過孰余規嗚呼豈不痛哉師孟諱衍
姓田氏其先京兆醴泉人後徙太康再徙蒙城大父仕金
金亡北遷相故今為相人多孤母夫人李氏教之讀書安
開爽善論事初以才選為中書掾應禮吏部主事兵部員
外郎萬億賦源庫提舉刑部員外郎河間等路都轉運鹽
使司副使知河中府積官中順大夫

國家急務唯銓選財賦刑名三者其沿革廢置本末無不
身應其事而究其利害與人交無不不肖貴賤待之如一

然慎許可平居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辨無不中的酷愛
言書畫奇跡真一時佳士皇慶二年十一月癸巳卒大都
寓舍年五十有六君之大父諱芝金嘉議大夫鎮南軍節
度副使兼戶部侍郎妣楊氏鴈門郡君父諱文鼎鄆德路
轉運經歷官妣李氏余所為作賢母碑者也師孟娶劉氏
鄆德路提學劉賢佐女先卒一子升重二女長適郝升次
多孫大有師孟卒之五日升重以其喪歸葬相州先塋銘
曰

嗚呼師孟常蘄其有為余亦常蘄其有用於時而心於斯
耶有子有孫亦又何悲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俊之士
以輔翼

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於宣化承流蕃屏

帝室使者有咨詠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

乘時之會樹功立名丹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

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允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

人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延祿

延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太常少

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韓魏公趙康靖公包孝肅公諸老

為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

志其墓後以曾孫與義叅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

曰恪曰恂曰愷忱慶曆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愷與蘇文

忠公遊彌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曹遂居臨晉揮生灝官

儒林郎灝生克基金天德三年進士仕金為少中大夫國子監丞是為公曾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大將軍陝西規指使是為公大父昭勇生膺入

聖朝為東平路勸農使是為公父妣李氏公生而純孝年十三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

裕宗皇帝在東宮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宮籍監丞稍遷同知汝州路總管府二十年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庾領諸郡盜賊逢蠶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略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舉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讒繫獄眾以為不可公曰使功不如使過況非其罪由是命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略右

丞忽都鉢木兒公方督征交趾軍糧過海適與賊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

關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海島寇耳宜速正典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諸市廣海以安移富州尹州古豐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弭盜之策皆謝不戢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為急務百姓安則農不待勸而衣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月羣盜屏迹訟庭闐然逃民稍稍渡業葺廬舍闢土田稻禾亢然蔽於四野宋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餘人皆須髮皓白衣冠甚備束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嘗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宮行釋奠禮民觀者如堵墻留十數日辞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為已任屬縣德

化學父廢立脩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剏城中一新之及建陶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

朝廷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接龍興路總管龍興

徽仁裕聖皇太后不地陞辭

太后諭旨汝舊臣宜善撫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障江連歲大水城不沒者數板壞民廬告饑死者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為鈔二十萬貫聽民自取以續食賴以全活者無數由是得免轉徙流移之患民至今以為德大德元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

風憲之職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為能豈風憲之責哉其知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曹南五年除建康路總管為政安靜門無私謁公以春秋漸高辭歸十一年御史臺遣使即授公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

命時

成宗皇帝晏駕

武宗皇帝撫軍北邊未還臺使趣公赴任公曰當國家憂危之際豈人子辭宦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饑紹興尤甚死者相枕藉公賑之百方活十餘萬口慶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而歸至曹遣疾終于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申氏早卒繼室完顏氏子男一人敬立女一人是歲十月敬立奉

公柩葬河東臨濟縣北原穀山之先塋禮也公質沉毅喜
怒不形於色絕口不感否人物胸中所守亦如也得中原
文獻之傳為詩文務實去華其自歲之辭曰良如金玉重
若丘山儀如麟鳳氣若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
公之為人可知已數典大郡有古循吏之風屢持憲節不
為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輕薄小人
據為之勢設網罟陷穽以羅人之過濫刑以逞吏民重足
一迹憚然日以殺身破家為憂方以快意夷考其行事
貪穢縱橫不可勝道則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初
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之墓孟頫
間居吳興公過余雪水之上屬以事出不果一見公留詩
為別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來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

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雖不識公而敬公之賢追尋傷悼
廼為叙而銘之銘曰

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洎

尤咸有俊臣維廉訪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
陰匪沴維陽維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鷗匪鷺維鳳維
麟賑饑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

上德天下歸仁在昔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甫
卒葬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混一獲展
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表貴富康寧曰收好德穀山之原
實維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刻銘美石終古不沒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商議
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漸公墓志銘

公諱德進字仲和姓靳氏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考諱
璇妣朱氏考諱祥從事行省劉公府佩金符贈集賢大學
士通奉大夫謚安靖妣張氏西河郡太夫人公多聰敏服
勤經訓迎刃而解安靖公嘗謂太夫人曰吾家世積善未
有顯者興吾宗者其在此子乎父歿益自厲於學尤精天
文象數會

詔太傅劉文貞公選司天官屬試補三式科管勾故相張
忠宣公薦之

世祖皇帝數召對占筮有徵自是從

車駕上下兩都歲以為常至元間擢司天少監陞司天監
轉承直郎祕書少監奉議大夫祕書監時權臣用事災異
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辭甚剴切

世祖伐叛東北以公之行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
因言叛王惑妖言致謀不軌請置諸路陰陽教授以訓後
學

詔從之繼從

成宗皇帝撫軍沙漠往來萬里朝夕進見多陳民間利病
謂治國以得人為先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為王道之本迨
正位儲闈首引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義且言

世祖居潛邸延四方儒士諮誅善道故能致中統至元之
治

上皆嘉納

御極之初特旨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
領司天臺事賜只孫衣冠金帶只孫者路朝宴服也一日

上朝

隆福宮語及公忠亮 召錫金銀廐馬或議麗都城公曰
臣聞在德不在險今民力凋弊驟興大役臣愚未見其可
議遂寢至於加 恩關里惠養老臣贖飢民所鬻子女多
所裨益嘗侍

上玉音問卿母今年幾公對曰臣母年幾九十飲食尚強
特勅有司加西河之封及安靖公贈謚仍加公通奉大夫
先帝即位公以疾丐間

今上皇帝在春宮聞之特陞公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
太史院使餘如故時

駕在白海子有 旨趣召既見

先帝諭公曰卿三朝舊臣朕方倚用力疾從行可也命商

議通正院事至大四年三月

今上登極四月十六日公入見

便殿命公領太史院事十九日以疾卒於正寢公生於癸
丑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秦氏子一人道泰女
二人將以是月廿九日葬公於大都西山魯郭先塋之坵
迺來請銘公於孟頫一年之長故孟頫兄事公公領太史
之日見公於私第置酒相款曲迎送如平時孰謂三日之
別遽為死訣也嗚呼哀哉銘曰

昔在唐虞欽若昊天乃命羲和曆象是官帝典所紀莫斯
為先維安靖公學于皇曆昭文嗣之益精其術實居
聖允羲和之職服事

四朝秉心塞淵每因天人進盡謹言乃陟丞疑乃長昭文

出陪

乘輿入贊帷幄從征遼海侍巡朔漠刻期制勝恢我

王略

列聖嘉之寵錫便蕃施及考妣顯被

皇恩安靖有言果大其門魯郭之原維公之宅流慶後人

忠孝之澤芒、來世尚視茲石

允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墓志

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

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由已飢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輒予之以官其次具之崇庠視粟之多寡著為令故雖有水旱之灾而無捐_捐之民此堯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

大侵濮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崇德之語溪即春秋所謂禦兇也會祖考諱敏祖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已以謙待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為義塾以洲學徒為井幹以便行汲為津梁以濟不通為櫛櫛以給死喪其樂為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治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菴僧曰我死可化於此眾訝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復還官次連日樂飲場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為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

得項開毒者貴之於初
初不慎性不治

更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羨波濤不
驚拒家僧俗吊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于耳其為人兩鄉
慕如此孤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於
所指之地奉函骨于堂迨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厭葬也
願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于
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祖塋之旁
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庶子三人俱幼孫男二人女五
人允中來請銘予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散者是宜銘
銘曰

邦本惟民民不可飢菽廩以贍固邦之基錫以一官禮亦
宜之盍躋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茲

勅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碑

留侯稱導引不食穀後數世而天師之教興焉傳千數百
年以至于今何其盛耶惟天師之道本乎老氏其言則神
仙符祝之事後世為其說者必曰離而父子君臣去而夫
婦乃可以成道然古之稱神仙人者未必拘於是也若張
氏之先以飛昇尸解聞者踵接其於父子之道君臣之義
夫婦之倫秩然其不紊也嗚呼此張氏所以厥久而獨存
者乎蓋自混一以來道莫盛於三十六代演道靈應冲和
玄靜真君真君之配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德又盛
焉宜其後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年夏五月驛召三十九
代天師嗣成入朝冬十月至闕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輔
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又召臣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謹按元
君諱惠恭姓周氏信州貴溪縣上饒里人曾大父諱文舉

姓聞氏大父諱深甫姓留氏父諱新姓王氏宋封孺人元君徽柔淵懿生廿三年而歸玄靜真君事舅觀妙先生姑倪氏有婦道訓育二子整齊閭內有母道至於振恤扶樹靡不用其極備天人之福者五十年而澹然冲素恒有遊於物外之意元貞二年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師入朝制授玄真妙應仙姑至大九年夏五月加玄真妙應淵德真人明年壽七十時

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賜上尊宮錦又明年

皇太后降旨護所領真懿華山二觀又明年二月癸酉忽危坐問日蚤晏愴然而逝九月歲寇履於琵琶峰之麓既又作慈濟宮於墓側以為棲神之所皇慶二年追錫今躡二子曰與楙嗣三十七代天師躡曰體玄弘道廣教真人

曰與村嗣三十八代天師號曰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嘗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竊惟張氏自樹教天下受大封顯躡稠恩疊敷炫耀照暎莫如我

朝以閨闈之德被

天子異眷賜碑紀行則又自元君始

上豈不以元君身育二嗣充大其教以輔我邦家俾清靜無為之化不失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

銘曰

元君昔下崑崙峰師子白鶴歌噫、龍神虎君衛西東霞披霧散開靈宮蒼谿窮深山巖從白薇花香露氣濃元君燕居百福崇

上帝錫命嚴且隆七十之年顏如童二十四岩春濛、倏而逝兮乘天風雲駟霓旌滿虛空瓊裾飛步紫清中琵琶之麓鬱葱、千歲歸來福攸同物不疵癘年穀豐微巨著銘書亦工巨鱗負石厚以穹死而不忘安有終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蓋古之聖帝明君咸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行化傳記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予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若人之儔與真人諱道堅字颯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後曾祖秉哲祖竑父時敏並晦迹丘園傳芳

清閥如薛氏繼陳氏生二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幼而超邁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為方外遊乃辭母去俗着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閱道藏依中峯岩木葺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洞經法迴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道士玄風遠播法海傍露真人曳杖玄門問道靖室言而無隱拂袖遠遊乃捫蘿仙都迴颺雲水納交名釋載參辟慮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素履俾掌教於鄉邦俄支義興隱居張洞三應霜暑一意泉石辟慮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之王孫託友鄧侯之內侍獲引見度廟錫號輔教大師爰受紫衣之榮遍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徒衆悅服屬

天兵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毀於崐岡黎庶淪懼於塗炭
弓刀曷措莫救鄉閭衣食無從忍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
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于故鄉披膽陳辭為民請命王
與語大悅恨見之晚軍麾為之斂兵民社因之按堵遂俾
馳驛入覲

帝聞輜重蕪行混風塵於卒伍樵蘇後爨忘朝昏之粥餽
艱勤備至得抵上都

世祖皇帝方緹紀四方并包九有思脩文而偃武躬屈已
以求賢聆師之來奏聞立召望雲就日喜見堯天布武升
階高談王道

皇明嘉其古直屢賜恩光真人感激

聖知莫知去報尋有 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

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

上嘉納焉以茲銜 命南樵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墮蓼
莪之淚先師如在徒瞻荆棘之墟冥鴻尚避於網羅飛鳧
亟還於京邑同高士以升公引鍊師而進見

天顏甚悅野服重歸欽奉

玺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

旨接杭州路道錄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
領昇允觀事先是宗陽燬于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
為期至是命工師伐林木治荒蕪畚凡礫正殿講堂壇靖
廊廡真館文室以次興舉桂棟竦其干霄梅梁杳其架霧
丹楹刻楠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造三清尊像及
昊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晬耀至於金鼎突兀以騰烟洪

鍾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弘敞丹雘廓乎開闢不干衆力
獨立大力真人往來昇九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籌峰即
葛仙之丹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
之瓊山叢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神雲外步
虛禮斗馳思仙鄉自髣髴而清齋視紛華如敝屣香餅巾
拂不事珍竒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蚊虻雖設取足於絺絺
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數萬
卷道德注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
及原旨發揮開尹闡玄文子續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
幽微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心
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真人以考妣不及於養即
通元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塋焉至於瓜髮之微亦藏
幽室終身之慕每見戚容孝事父母於斯見之初玄教大
宗師開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延祥觀真人勞
心基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耄荒求佚

今上皇帝遊心大道申念老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冲真
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
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而傳尋奉

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為昇元提點師孫孫拱真為提舉俾
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時
年八十有二正月十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
散之親舊既間出偈遺諸弟子十一日旦頂中爆然有聲
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罔極竭力營護以三月
十一日壬申遷神藏于天根道域慨旌陽之拔宅仰企無

從思許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官士庶諸山緇褐哀
彌攀挽巷無居人舳艫蔽流縞素弥望又豈特送車千乘
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疇能若是凡度弟子若
千人其高第弟子孟頫粵後髫歲夙慕高標先君將漕於
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携持保抱緣契相投雲將拜鴻濛
為師緬懷維舊太白為紫陽銘墓援筆何辭銘曰
至人應世啓扶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石
標英飛聲天陞齊步雲瀛其一氣藹蘭芳形逾松茂嘯月
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軒閭風揮袖服食五
其二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弥尊懸諸日月
續于乾坤谷神不死至道長存其三仙寓金暉真容玉牕
桂闌霞氤芝城雲斐碧凡參差丹樞焜煒屢降鸞書時朝

鳳衣其四籌峰宴景真館凝神從容觀化消搖上賓煙蘿
泣月露草淒塵佇雲閑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其五
勅建大興龍寺碑銘奉

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恭寧福慶皇太后既顯受
寶冊于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
內出旨名曰維茲懷益予寡躬暨

今天子昔嘗臨幸其地既而入正紀緹登大位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嚴奉三
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

祖宗之德明廷國釐以衍

皇祚於無窮維爾微政臣以興以輸式時庶績俾予翕受

成福命下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即市
荆揚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廼若鉄石劬甍駭丹聖壤
之物像繪旛蓋函度鍾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
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斥陸田三百頃以
贍食于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益頌職在
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

皇元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
東西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于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徼
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為泰和度越唐虞三代
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者竊嘗觀之自象
教旁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
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

悲智方便聞脩六度俱證萬有感宗者以融一本於仁求
諸吾心而已今

皇帝陛下重純紫熙而
皇太后殿下執坤承乾前朝後闡雍、懌、明孝深慈化
覃率普是維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
開天地之休迓續烝民之生焯然為萬世皇極之主也矧
茲覃懷維昔異方舜封禹城咸在都畿之內龍光所被車
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
境應現教祥委衽翼

慈筭於萬億登

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
在是銘曰

昔在錄仁出震五天具正徧知垂教萬年付累之弘須聖
乃傳於維

皇允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授受

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悉貢
悉輸格于穹昊肇我

今皇

皇侍長樂

聖孝孔彰

太母曰嘻予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睠思河內

帝昔潛龍宜即舊邦塔廟是崇尔徽政至畫堵為宮其堅

其良駿發尔功庶工子來奔走先後既畚既斲亦塗亦鈿

豐棟華攘文網雕楠珉堦珺級翊異映左右

慈顏載豫瑞慶有開錫名興龍

聖言大哉旃檀苾芻以道實來既寧尔居亦豐尔食迺割

井腴迺弘經席花雨續紛唄聲晨夕懷人盈庭頌言以謹

龍德方中萬目齊觀豈惟懷人有擇其顏既開化城庶民

孔安濟流湯湯王屋峙峙蛾眉非遙五臺非迤青後白象

時歿時止函香歲來以格繇祉降祉既繇表佛勝相放種

種光照燭無量飛潛動植水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于

上皇上孝仁德並義軒纂繩

祖武光裕後昆

兩宮萬壽與天長存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

明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于

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

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燕以下久永在廷之臣孰宜為之銘維

陛下擇焉

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 詔按其行事而叙之曰

師名定演俗姓王氏世為燕三河人自幼性不厭肉食祖

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為

弟子徧習五部大經暇勤左右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於

是遂使之研精抄疏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

補其處法兄搃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是

是夕其後有夢淨室中一燈燁然且為師言且勗師曰正

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 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

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屬崇國

寺復虛席眾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釋攷

攷曾無厭懌

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至

成宗時別賜地于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昊天寺戒

壇宿德彌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於是祝髮之徒以

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為羯磨首歲以六月六日用所

得布施資飯僧五百眾誦諸大經及於兩寺講筵捨長財

以脩珍供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人師未卒時其大弟

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為師建塔至是奉之以葬

為壽七十三臘三十有五師自蒞講席數蒙

聖恩嘗賜白玉觀世音像

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 懿旨以護其法銘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失
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為道無形易流而蕩立之範防
寔毗居藏不肆而拘曷既厥敝非說所說演最上乘歷年
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諦如海無際
不有先覺孰覺一世

皇尤聿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厚德蒞此
講席人以允迪不塞而闢復登戒壇為羯磨首如大將誓
眾惕然受仰承

列聖被之休光盛為建宮厚不可量生滅滅已傳大弟子

正法不壞利及生齒

帝念不忘勅臣益頌著銘于石以告萬古

臨濟正宗之碑奉

勅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
一切眾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
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為
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
花迦葉微笑一咲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
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為菩提達磨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
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為嚴肱十傳為臨濟
臨濟生于曹州遊學江左事黃檗黃檗種松剗地有聲師

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澤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
因彌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緣臨濟而上至於諸
佛繇諸佛而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
機若發失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跋後禪分為
五唯師所傳為正宗一傳為興化獎再傳為南院顯三
傳為風穴昭四傳為首山念又五傳而為五祖演演傳天
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
容菴容菴傳中和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
合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師住臨濟院脈系祖傳
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當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屈至尊請問道要雖
其言往復紬繹而獨以慈悲不殺為本師之志 予二人

曰可菴朗曠菴儼朗公度華菴滿及大傳劉文貞儼公度
巧雲大宗師奕公師以文貞公機智弘達使事

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定天下深功厚德及於允
允卒為佐命之臣皆自此啓之也允貞元年

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天都大慶壽寺進承 清問經應

三朝叢撫玄言得諸佛智慧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
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

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為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
印特加師祭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

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益頌為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
朽臣益頌既叙其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于少林赫少林師我
震早使為佛種不鎮而斷傳後十世而得臨濟為道坦然
如指而示又傳十世是為溥雲坐相道場祿紹啟聞維我
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
嘗進一言深入

聖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為

帝股肱至西雲公祿嗣其業據師子座為衆演說聞者讚
歎信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

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繫尔能終即心即佛時乃
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

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其原

松雪齋文集卷第九

